

隋史遺文

七

21
1544
8



1544
8

劔嘯閣批評出像隋史遺文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程咬金酒筵供盜狀 秦叔寶燭焰燒捕批

詩曰

勇士不乞憐 俠士不乘危

相逢重義氣 生歿等一麾

虞卿弃相印 患難相追隨

肯作輕薄兒 翻覆須臾時

豪傑之士一歿鴻毛。自作自受豈肯害人。這也是

青書

卷七 第三十一回



他生來伎倆。但在我手中。不能爲他出九死于一生。以他的死。爲我的功。這又是俠夫不爲的事。賈閏甫因單雄信之言。急出門來。兩面觀看。只見還有在那廂。鬧問的。攔着叔寶。不得走路。已被賈閏甫見了。忙忙道。秦大哥。雄信爲令堂。稱壽不遠千里而來。一到舍下。就教小弟來請兄。小弟知兄今日府中有公幹。不敢來混亂。怎麼到了此地。又待縮將轉去。單二哥看見你了。怎好便去。叔寶却不好講。樊建威那些話。將機就機說。賢弟。你曉得我

今日進府比較。偶然聽得雄信到此。惟恐不的親自來看看。果然是他。我穿比較的衣服在此。不好相見。當年在潞州。少飯錢。賣馬。今日在家中。又是這等樣。一個形狀。羞見故人。回家去換了衣服。就來見他。賈閏甫道。路途又遠。家去更衣不便。小弟適纔成衣店內。做的兩件新衣。明日到尊府與令堂拜壽。壯觀的。賤軀與尊軀差不多長。叫手下打後門去。把方纔取回的兩件新衣服。拿來與秦老爺穿。那些衆人都散了。叔寶換了衣服。同賈閏甫

笑將進來。

解衣衣故友

推食食新知

賈閏甫補前頭的那個謊話，叫道：單二哥，小弟着人把秦大哥請來了，都歡呼下坐鋪拜毡。叔寶先拜謝雄信，昔年周全性命之恩，伯當、嗣昌這一班故友，都是對拜八拜，不會相會的，因親而及親，道達名字，都拜過了。賈閏甫舉鍾筋，定叔寶的坐席。義桑村是十一個人來，連賈閏甫賓主十三個，到擺下十卓酒，兩人一席。雄信獨坐首席，主人的意

恩取便。秦大哥就與單員外同坐了。罷，叔寶道：君子愛人以德，不可徇情廢禮。單二哥敝地來，賈兄忝有一拜，小弟今日也叨為半主，只好僭主人一坐。諸兄內讓一位上去，與單二哥同席為是。雄信道：叔寶，我們適纔定席時，相宜者同坐，若叙上一位，席席都要舉動，莫若權從主人之情，倒與小弟同坐，就敘敘間澗之情。叔寶却只管推辭，又恐負雄信叙舊之意，公然上下有許多遠路尊客在內，却也有一段才思，叫賈閏甫命手下人把單二哥

的尊席前。這些高照菓頂、連卓圍都撥去了。我們相厚朋友，不以虛禮爲尚，拿一張杌坐兒，放在單二哥的前席。我與單兄對坐，好敘說話。衆朋友道：「好！坐下燈燭輝煌，羣雄相聚，烈烈轟轟，飛酒往來，傳遞不絕。」有一首減字唐詩：

美酒鬱金香

盛來琥珀光

主人能醉客

何處是他鄉

先是賈閏甫拿着大銀盃，每席都去敬上兩盃。次後秦叔寶道：「承諸兄遠來，爲着小弟今日未及奉

款，且借花獻佛，也敬一盃。」席席去敬酒，都是舊相與都克有道的。到了左首第三席，是尤俊達、程咬金。他一個都沒有交，况夾在這千人內。王伯當、柴嗣昌、李玄邃，都溫雅有大家舉止。單雄信、尉遲兄弟、張公瑾、白顯道、史大奈，雖粗却有豪氣。金童、公門中人也，會修飾，獨有程咬金一片粗魯。故相待甚是薄薄的。不知這廂程咬金自信是箇舊交，尤俊達初時也聽程咬金說道是舊交，見叔寶相待冷淡，吃了幾盃酒，有了些酒意了，就說起咬金

來。賢弟你一向是老成人。不想你會說謊。咬金道：小弟再不會說謊。尤員外道：前日單二哥拿令箭知會與秦老伯母上壽，我說賢弟你不去罷。你勉強說秦大哥與我髻年有一拜童稚之交。若是與你有一拜，他就曉得你好飲了。初見時恰似不相認，一般如今來敬酒，並不見聚一句寒溫，不多勸你，一盃酒是甚緣故，咬金激得暴躁，兄不信，等我叫他，就是尤俊達道：你叫咬金屬聲高叫太平哥，你今日怎麼就倨傲到這等地，就是春雷一般。

滿座皆驚，連叔寶也不知是那一個，叫慌得站起身來。那位仁兄錯愛秦瓊，叫我乳名王伯當，這班好耍的朋友鼓掌大笑道：秦大哥的乳名元來叫做太平哥，我們都知道了。賈閏甫替咬金分割道：就是尤員外的厚友程知節兄呼大哥乳名叔寶，驚訝其聲，走至咬金膝前，扯住他衣袖，定睛一看，問道：賢弟尊府住于何所，咬金目中也落下淚來。出席跪倒，自說乳名。小弟就是班鳩店的程一郎。叔寶也跪下道：元來是一郎賢弟。

垂髻嘆分袂

一別不知春

莫怪不相識

及此皆成人

當初叔寶咬金相與。是朝夕頑耍弟兄。怎再認不出。只因當日咬金的面。還不會這般醜陋。後因遇異人。服了些丹藥。長得這等青面獠牙。紅髮黃鬚。三人重拜叔寶道。垂髻相與。時常懷念。就是家母常常思念。令堂別久。不知安居何如。今日相逢。都這等呼喚了。坐間朋友。一個個都點頭嗟嘆。叔寶起來。命手下將單員外前席坐杌。統在咬金席傍。

叙垂髻之交。更勝似雄信邂逅相逢。却只是叔寶有些坐得不安。纔與雄信對坐時。隔着酒席端端正正。接盃舉盞。坐得舒坦。如今尤員外正席左首下首一席。是咬金坐了。叔寶却坐在桌子橫頭。坐得不安也罷了。咬金却又是個粗人。斟盃酒在面前。叔寶飲得遲些。咬金動手一搽一扯的。叔寶又因比較腿上打破了皮。有些疼痛。眉頭畧皺了一皺。咬金心裏就不歡喜起來。對叔寶道。兄還與單二哥吃酒去罷。叔寶道。賢弟爲何。咬金道。兄不比

當年如今眼界寬了，倒有些嫌貧愛富了，似纔與單二哥飲酒，何等歡暢，與小弟吃兩盃酒，就攢眉皺臉起來。叔寶却不好說腿痛，答道：「賢弟不要多心，我不是這等輕薄人的。」賈閏甫又替叔寶分辨道：「知節兄，不要錯怪了秦大哥。秦兄的貴體，却有些不方便，咬金是個粗人，也不解不方便之言，就罷了。雄信却與叔寶相厚，席上問賈閏甫：叔寶兄身上有什麼不方便處？」賈閏甫道：「一言難盡。雄信道都是相厚朋友，有甚說不得的話。」賈閏甫叫手

下問道：「站着這些人都是什麼人？」手下回復道：「都是跟隨衆爺的管家。」賈閏甫又向自己手下人說：「你們好沒分曉，在家不會迎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這些衆管家在此，你們怎不支值茶飯？」又向衆管家道：「列位，不要在此站立，請外邊小房中用晚飯。」舍下却自有人服事。賈閏甫將衆人都送出三門外，自己把門都拴了，方纔入席。衆朋友見賈閏甫這樣個動靜，行藏都有個疑猜之意，不知何故。雄信待賈閏甫入席，纔問道：「賢弟，叔寶不方便爲

何請教罷賈閏甫道異見異聞之事新君卽位起
造東都宮殿山東各州俱要協濟下三千兩青州
着解官解三千兩銀子上京到長葉林地方被兩
個沒天理的朋友取了這銀子又殺了官殺官劫
財的事還是有的却又臨陣通名報兩個名叫做
什麼陳達游金係是齊州地方青州申文東都行
齊州州官賠補并要緝獲這兩個賊人秦大哥在
來總管府中明晃晃金帶前程好不興頭爲這件
事板扯將下來如今着落在他身上要捕此二人

先前比較看衙門分上還不打如今連秦大哥都
打壞了這九月二十四日就限滿了劉刺史聲口
要在他們這十餘人身上賠這項銀子不然要解
到東都楊越公處去還不知怎麼了坐間朋友一
個個吐舌驚張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尤俊達在卓
子下面捏捏咬金的腿知會此事咬金却就叫將
起來尤大哥你不要捏我就捏我也少不得要說
出來尤負外嚇了一身冷汗動也不敢動恰便是
壯夫氣激如雷吼 肯貪一處傾交友

笑是尤郎胆不豪，幾乎筋落英雄手。

叔寶問道：賢弟說什麼？咬金且斟一大杯酒。道：叔寶兄請這一杯酒，明日與令堂拜壽之後，就有程達、尤金與兄長請功受賞。叔寶歡喜，將大杯酒一吸而乾。道：賢弟此二人在何方？咬金道：當初那解官錯記了名姓，就是程咬金、尤俊達，是我與尤大哥幹的事。眾人聽見此言，連叔寶的臉都黃了，離坐而立。賈閏甫將左右小門都關了，眾友都圍住了叔室。三人的桌子，雄信開言：叔寶兄，此事怎麼

了得？叔寶道：兄長不必着驚，沒有此事。程知節與我自幼之交，他渾名叫做程揄掙，纔聽見賈閏甫說我有這些心事，他說這句歇話，開我懷抱，好陪諸兄飲酒。流言止于智者，諸兄都是高人，怎麼以戲言當真？程咬金激得暴躁起來，一聲如雷道：秦大哥，你小覷我，這是什麼事？好說戲話。若說謊，就是畜生了。一邊口裏嚷，一邊用手在腰囊裏取出一錠馬蹄銀來，放在卓上，指着道：這就是兗州官銀。小弟帶來做壽禮的，齊州却有樣銀。叔寶見是

真事把那錠銀子轉拿來納在自己衣袖裏許多豪傑個個如痴並無一言便是

事介兩難

智士束手

惟雄信却還有些擔當道叔寶兄這件事在兄與尤負外程知節三位身上都還好處獨教我單雄信兩下做人難叔寶開口道怎麼在兄身上轉不便雄信道當年寒舍曾與仁兄有一拜之交誓同生歿患難真莫逆之交我如今求足下不要難爲他二人兄畢竟也就依了只是把兄解到京却有

些差池到爲那一拜斷送了兄的性命如今要把尤俊達與程咬金交付與兄受賞却又是我前日邀到齊州來與令堂拜壽的害他納命于心何安却不是兩下做人難叔寶道但憑兄長分付雄信低頭思想了一會說我如今在難處之時只是告半日寬限罷叔寶道怎麼半日寬限雄信道我們只當今日不知此事衆朋友不要有辜來意明日還到尊府與令堂拜壽携來的薄禮獻上酒是不敢領了這等個懷抱還喫甚酒告辭各散兄只說

打聽知道是他二人，却領官兵圍住武南庄。他兩個人也不是駭漢子，決不肯束手受綁，或者出來也敵鬪一會，那個勝負的事，我們也管不得了。這也是出乎無奈，在叔寶兄可允得麼。

且袖漁人手

由他鵝蚌爭

叔寶道：兄長，你知自己是豪傑，却藐視天下再無人物。雄信道：兄是怪我的言語了。叔寶道：小弟怎麼敢怪兄。昔年在潞州顛沛險難，感兄活命之恩，圖報無能，不要說尤俊達、程咬金，是兄請往齊州

來替我家母做生日，就是他弟兄兩個自己來的。咬金又與我髻年之友，適纔聞了此事，就慷慨說將出來。小弟却没有拿他二人之理。如今口說諸兄心不自安，却有個不語的中人，取出來與列位看一看，方才放心。雄信道：請教叔寶在招文袋內取出應捕批來，與雄信、雄信與衆目同觀。上面止有陳達、游金兩個名字，並無他人。咬金道：剛剛是我兩人，一些也不差。拜壽之後，同見刺史，便了。雄信把捕批交與叔寶，叔寶接過，豁的一聲，雙手扯

得粉碎其時李玄邃與柴嗣昌兩個來奪時早就
在燈上燒了

自從燭焰燒批後慷慨聲名天下聞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咬金慨然自招盜損友義可嘉叔寶更有燒批
義舉無非一念所激如此交情可風末俗

程咬金直吐真情真是大英雄氣概乃是不欺
故友非粗率也叔寶苦欲周旋而咬金挺身願
拜卽雄信尚遜一籌况他人乎雄信畫策本欲
兩全叔寶焚批幾成自害所見有到不到亦叔
寶意氣人見咬金如此義氣衆人如此驚疑遂
不暇瞻前顧後耳

第三十二回

衆豪傑登堂祝鶴筭。老夫人受慶飲霞觴。

君不見段卿倒用司農章。焚詞田叔援梁王。

丈夫作事胆如斗。肯因利害生憂惶。

生輕誼始重。身殞名亦忘。

莫令左儒笑我交誼薄。貪功賣友如豺狼。

智士善謀。勇士能斷。天下若經智人肚腸。畢竟也

思量得周到。只是一瞻前顧後。審利圖害。事如何

做得成。惟是俠烈漢子。一時激發。便不顧後來如

何結局。却也驚得一時人動。當時秦叔寶只爲明友分上。也不想到燒了批。如何回覆劉刺史。這些人見他一時慷慨。大半拜伏在地。叔寶也拜伏在地。只爲

世盡浮雲態

君存濟難心

誼堅金石脆

情與海同深

這時候止有個李玄邃。袖手攢眉似有所思。柴嗣昌靠着椅兒。像個閑想。程咬金直立着不拜。道：「秦大哥不是這等講。自古道：自身作事自身當。這當時我做的。怎麼累你。只是如今獲不着我兩個。尚且累你。如今失了批。迴如何回話。這官兒怕不說你抗違。竈盜。這事怎了。況且我無妻子。止得一個老母也。虧做了這事。尤員外盡心供奉。飽衣煖食。你却何辜。倘你有一些長短。丟下老母嬌妻。誰人看管。如今我有一個計議。尤員外只要你盡心奉養我老母。我出脫了你。我一身承認了。就是殺官時。原只是我。沒有你。追趕解官。通名時。只有我。沒有你。這可與解官面質得的。只我明日拜壽之後。

自行出首，就是秦大哥失了批迴，也不寃了。若只燒去批迴，放我二人，我們豈不感秦大哥恩德，却不提了局，枉自害了秦大哥。衆人先時也都快活，聽劉燒了批迴，也不是結局，枉累了秦叔寶這一片話。人都目睜口呆，只有李玄邃道：「這事我在燒批時，覆想來先時只恐秦大哥要救自己之急，不肯放程知節，及見他肯放他兩人時，我心中說：叔寶若解東都，楊越公處自有我，可以保全，不妨不料燒了批迴，如今我爲秦大哥想來，總當原在我先父帳下，我曾與相厚，况叔寶亦曾與他効勞，我自往見來，揔管要他說一個事故，取了他去，這事便解了。伯當道：「這也是一策。程咬金道：「是便是，若來揔管取得他去，便不發他下來了，况且不得我兩個，不得這賊州官要賠，這些官不揸銀子家去罷了。肯拿出來賠，這是斷斷不放的，只是我出首便了。秦叔寶道：「且慢，我自明日央一個大分上，說屢比不獲，情愿賠贖事也，鬆得正是。」

十萬通神

有錢使鬼

說甚鉄面

也便唯唯

却見柴嗣昌拍着手道這却二兄無憂柴嗣昌一身任了罷衆人根前怎柴嗣昌敢說這大話却爲劉刺史是他父親知貢舉時取的門生柴嗣昌是通家弟兄原是要來拜謝叔寶打他抽豐做路費懂在這事裏他也待做個白分上縱是劉刺史要賠贓却不道有帶來唐公酬謝叔寶銀三千兩叔寶料不遽收就將來賠了豈不兩盡故此說這話道實不瞞諸兄說劉刺史是我先父門生我去解

這危罷程咬金道就是通家弟兄送了百十兩銀子便罷如何肯聽了自賠三千兩皇銀尤俊達道只要柴大哥說得不難爲叔寶銀子我自措來柴嗣昌道這銀子也在我身上不須兄措得衆位且靜坐飲酒不可露了風色爲他人知覺反費手脚

神謀奇六出

指顧解重圍

好泛尊前醉

從教月影微

單雄信道既是李大哥柴大哥都肯任這節事拜壽之後兩路並行救他兩人之急罷了衆人仍又

歡歡喜喜的入席飲酒，分外歡暢，說了幾許時話，吃了幾多時酒，不覺將五鼓，叔寶先告辭回家，進城到自家門口，只見門還不閉，老母倚門而立，媳婦站在傍邊，叔寶驚訝說：「母親，這早晚還立在門口何幹？」老母把衣袖一灑，洋洋的逕回裏面坐下，眼中落淚，叔寶慌忙跪倒，老母道：「你這個冤家，在何處飲酒，這早晚方回，全不知兒行千里，母擔憂，雖不會遠出，你却有事在身上，昨日府中比較，我看見街坊上，打了的人都回來，我心中何等苦楚，你却把我老母付于度外。」叔寶道：「孩兒怎敢忘母親養育之恩，只是有一樁不得已事。」老母道：「什麼不得已事？」叔寶道：「就是昔年潞州破格救孩兒性命，的單員外，同許多的朋友，趕到齊州來，今日天明，與母親拜壽，秦母道：「單員外來了，你且起來，叫媳婦有遠路尊客來此家中，茶果小菜，不比尋常，都要放精潔些。」叔寶把做旗牌官管下二十五名土兵，都喚到家中使用，同批捕盜的三友，請來代勞，樊虎是個粗人，收人盤盒禮物，打發行人的腳，

錢一箇、唐萬仞寫得字好、發領謝帖子、就開禮單、記帳、連巨真禮貌周全、登堂拜壽的朋友、都是他迎接相陪、有走馬到任的酒麪、叔寶內外照管、却不止于西門外這班朋友、山東六府、遠近都有人來、只這本地來、總管標下中軍官、差人送禮、同袍旗牌、聽用等官、俱登堂拜壽、齊州除正堂以下、佐貳衙的官員、並歷城縣、都要叔寶擔捕盜的擔子、二十四項限解赴東、都只得奉承、也有差人送禮的、也有登堂拜壽的、還有綠林中一班人、感叔寶周旋、不敢登堂拜壽、月初時、黑夜入城、用折乾禮物、單書姓名、越牆而投入、叔寶受有千金、如今見府縣官員來拜壽、着人城外去知會、雄信、緩着些進來、恐咬金說話、露出些風聲來、多有不便、衆人下處吃過了飯、到巳時以後、方纔進城、十七位正客、手下倒有二十餘人、禮物就擡了一條街道、將近叔寶門首、叔寶與建威三友、重換衣服、降階迎接、衆人都相見、先把禮物擡將進去、此時門上結綵、堂內鋪毡、天井裏用布幔遮了日色、月臺上擺

十張卓子、尺頭盤盒、俱安于卓上、果盤等件、就月臺地下擺了、羊酒與鵝酒、俱放在丹墀下面、衆人各捧禮單、立于滴水簷前、請老母見壽、看堂上開壽域規模、屏門上面懸一面牌扁、四個大字、義潔冰霜、庭柱上一對聯句、稱老夫人節、搵歷盡冰霜、方見節、開殘桃李、不關心、居中古銅屏內、焚好香、左右兩張香几、寶鼎焚香、左手供一軸工繪南極圖、右手供一尊泥塑東方朔、簷前結五綵毬門、兩廂房、鼓手奏樂、叔寶到屏門邊、請老母堂前與諸公相見、老母出來、雖是七旬、兒子却在得利之秋、老母鶴髮童顏、穿一身道扮的素衣、拿一串龍頭珠的念頭、後邊跟兩個丫鬟、秦母近堂前舉手道、老身且不敢爲禮、先淨手拈香、拜了天地、拜罷、轉在主人的席邊、方纔開口言道、老身與小兒有何德、能感諸公遠降、蓬華生輝、諸位大人、風霜遠路、老身也不敢爲禮、就此站拜了、雄信領班登堂、衆口同聲、晚生輩、不遠千里而來、無以爲敬、惟有一拜、推金山、倒玉柱、一羣虎豹、羅拜于階庭、老母也跪

下那樊虎、唐萬仞、連巨真，却不隨班下拜，扯住那秦母兩邊衣袖，不容他還拜。叔寶却跪在母親傍邊，代老母還禮。雄信道：「恐煩伯母，我等連叩八叩罷。」老母還禮起來，稱謝。眾人却將各處的禮單，遞與叔寶，獻于老母觀看。安在居中的卓上，老夫人道：「諸公厚儀，却則反有不恭之罪。分付秦瓊都收了。各家的壽軸，從屏門兩邊，鵝毛扇掛起來。惟工緻者，揭面。雄信却又上前，老伯母在上，適纔物鮮不足，與伯母爲壽，還備得有壽酒在此，每人奉酒三盃，以介眉壽。」叔寶道：「單二哥就是樊建威三位兄弟，還不曾賜家母的酒。家母年高，不要說大杯，就是小杯，也領不得許多。兄長分付總領三盃便了。」李玄邃道：「依單員外，每人三杯太多。」叔寶言：「總領三杯太少。」我學生有個愚見，衆朋友若是一個個來的，就該每人奉三杯了。若是一家來的，總只該奉三杯。我們也不是一家，也不是一個，各有一張禮單在此，照禮單奉酒。有一張禮單奉酒三杯，叔寶看禮單甚多，這等容小弟代飲。伯當道：「這

個使得母子同壽千秋。先是雄信的這個單上的人多，八個人：單通、王勇、李密、童環、全甲、張公謹、史大柰、白顯道。他這八人，九月十五，二賢庄起身，禮單禮物都是雄信辦停當來的。老母見客衆，却領兩杯，叔寶代領一杯。第二是柴紹，獨一個禮單，老母也領了兩杯，叔寶代了一盃。次後尉遲南、尉遲北，却重新又講起小弟二八，雖是一張禮單，却要奉六杯壽酒。叔寶道：「單二哥許多朋友，遵李兄之言，只賜三杯。」賢昆玉却怎麼又要破格？尉遲兄弟道：「小弟也說出理來，適纔亂收禮物進去，却有我本官羅公書禮在內，愚弟兄奉公遣差，假公而濟私來的，不要辱主人之命，先替我羅老爺奉過三杯，然後纔盡我弟兄二人來意。」衆人都道：「好老夫人聽得說是姑夫差官，勉強飲兩杯。」叔寶代酒四杯，却就到尤俊達程咬金。叔寶道：「這一位便是班鳩店去的程一郎。」秦母失驚道：「這就是程一郎？怎麼面龐一些不像了？記得亂離時，與令堂相依兩邊，通家往還，數年後邊，令堂要往東阿，以後音信隔

絕不料今日相逢，令堂可好麼？咬金道：托庇粗安，令知節致意老伯母。老母又歡喜吃了兩盃，叔寶又代飲一盃。雄信就叫住了，還留主人賠我們盤桓。你本地方朋友，總只奉三盃罷。還有張禮單、賈閏甫、城裏的三友、樊虎、連明、唐萬仞，共奉三盃壽酒。已畢，老夫人稱謝，分付秦瓊諸公遠來光顧，須得通宵快飲。老夫人進去，叔寶將二門都關了，各按次序而坐。却是賈柳家中叙過的，今日只多城內三人，又是那叔寶通家兄弟，都做主人，奏樂進酒。因酒無令不行，將雄信賀壽的詞做一酒令，每人執一大盃，飲一杯酒，念壽詞一遍，一字差訛，則敬一盃。先是雄信首唱。

其詞曰

秋光將老，霜月何清皎。能做寒，惟香草，稀齡雖暮景，和氣如春曉。恍疑是西池阿母來蓬島。杯浮玉女漿，盤列安期棗。綺筵上，風光好，昂昂丈夫子，四海英名早。捧霞觴，願期願，長共花前笑。

衆豪傑歌壽詞、飲壽酒、詞原是單雄信家李玄邃
做來的、他二個不消講、記得王伯當與張公瑾都
曾見來、這兩人文武全才、畧畧省記也、都不差到
柴嗣昌、不唯記得、抑且歌韻悠揚、合調、買閏甫、素
通文墨、也還歌得、苦了是白顯道、史大奈、尉遲南、
尉遲北、尤俊達、金國俊、童珮之、樊建威、一干到了
程咬金道、這明是作耍我了、我也不認得、念不來、
吃幾鍾酒罷、衆人一齊笑了一翻、開懷暢飲、直到

歌殘月影移

飲罷星河墜

總評

叔寶肯捨己、狗人已難、咬金寧殺身、便交更難。
但咬金是應得的、叔寶是替人的、便是得已不
得已處、雖是道學先生話、在義士分上、不可不
嚴其辨也。

第三十三回

李玄邃關節來總管 柴嗣昌請託劉刺史

詞曰

天福英雄。早託與匡扶奇業。肯困他七尺雄
軀。一腔義烈。事值顛危。渾不懼。遇當生死心
何懾。堪羨處說甚胆如瓢。身似葉。○羞彈他。
無魚。欽喜擊他中流。每濟困解紛步。凌荆
聶囊底。青蚨塵土散。胸中豪氣。烟雲接。豈耽
耽貪着千古名。一時俠。

右調滿江紅

嘗看天在忠臣義士身上。每每到擺脫不來處所。與他一條出路。絕處逢生。忠臣義士。雖不思量。靠着天圖。個僥倖成功。也可知天心福善。君子落得爲君子。叔寶一時意氣。那裡圖有李玄邃。柴嗣昌。兩個爲他周旋。不期大早埋伏。這兩路救應。當日飲勾了半夜。單雄信一千回賈潤甫家歇宿。樊建威唐連三個自回家中。雄信睡到天明。忙去催李。柴兩個行爭。兩人分。我。去。見。李。玄。邃。去。見。來。總。管。

明說爲拜秦叔寶母親壽誕而來。今叔寶因捕次。遭州中荼毒。要來總管託甚名色。取了他來。以免此害。來總管道。此人了得。我也有心看他。但只是說兩個毛賊。他去擒拿。也不難。不料遭州中責比。只是目下要取他來。無个名目。取來畱在帳下。州中還要來爭。想了一想道。有了。前日麻總管移文來道。督催河工將士。物故數多。要我這邊發五百人抵補。我如今竟將他。做。將。領。給。文。與。他。前。去。這。是。緊。急。公。務。他。如。何。畱。得。住。他。再。來。畱。我。自。有。

話講當原先只說他受賄不肯捕賊如今將他責併只是捕不來可知不是縱賊了他州中自有捕人怎挾私害我將官我這邊點下兵士叫他整束行囊只待文出就行便了。留李玄邃吃飯玄邃再三不肯道兄只周旋得秦旗牌小弟感惠多了要留他在衙中盤桓幾日玄邃道恐劉刺史申文楊選公處害秦瓊要在彼處為他周旋以此不便久留來總管只得僉了一張批自到賈家來拜送與李玄邃贈他下程折席盤費也不下數百兩叔寶

是書阿。

湯網開三面。

鴻冥不可求。

弋人何所慕。

目斷碧雲頭。

這廂柴嗣昌去見劉刺史刺史因是座主之子就留茶留飯倒是劉刺史先說起自己在齊州一廉如水只吃得一口水起解銀兩並不曾要他加耗詞訟多是趕散並不罰贖不料被响馬劫去鄰州協濟銀三千兩反要我州裡賠別無設處連日追比捕人並無消息好生煩苦柴嗣昌就趁勢說去

道正是捕人中有个秦瓊前奉差來長安曾與八拜爲交。昨來拜他母親壽。聞他以此無辜受累。特來爲他求一方便。劉刺史道：仁兄不知這秦瓊他專一接受响馬常例養盜分贓。故此得黃充旗牌交結遠方衆捕盜攻他。小弟又訪得確實。故此責令他追捕。縱是追不着賊。他賠也賠得起。若依仁兄寬了他。賊畢竟拿不着。這項三千銀子必定小弟要賠了。明日小弟正待做文書解他到東都總理楊僕射處去。今仁兄分付小弟。止可寬他幾限。使他得盜得贓罷了。嗣昌道：我想東都只要銀子去。人不解去。具由去也罷。劉刺史道：正是這銀子難得。小弟是賠不起。就要在本州屬縣搜括。凡可搜括得的。都是縣官肉已錢。那个肯拿出來。故此不得不比這干捕人。柴嗣昌看這劉刺史的意思。是要在叔寶衆人身上出這項銀子的了。因笑一笑道：這等不若待衆捕人賠償一半。註銷了此事。罷。劉刺史道：這如何註銷得。卽少一兩。還是一宗未完。關着我考成的柴嗣昌道：這等待各捕盜賠

了。完了。兄考成罷。劉刺史道。論這干人多。賠也不難。且慣得賊人常例。就賠也。應該只是這干人都。是東都討解的。莫說解去。是十死一生。只盤費也。要若干。如今兄出題目。要他賠贓外。再送兄五百兩。這個作小弟薄敬。小弟明日就不比較聽他。納銀了。小弟還給一個執照與他。拿着賊時。一一追來。給還柴嗣昌。又含笑起身道。只恐這干窮人。還不能全賠。劉刺史道。這皇銀斷不能少。只要秦瓊。出一張認狀。分派到衆人身上。小弟自會追足。就是仁兄的謝禮。切不可聽他訴說窮苦。就短少了。柴嗣昌道。只要賠得贓完。小弟的心領了。罷兩邊相別。劉刺史直送出府門。正是

只要眼前醫瘡

那管小民抉肉

柴嗣昌回到賈家時。李玄邃已得了。來總管送來批文。只待柴嗣昌來。問府中消息。同往見叔寶兩邊相見。玄邃便把批與柴嗣昌看。說正待回你見叔寶。叫他打疊起行。柴嗣昌看了。歎一口氣道。如今人薄武官。還是武官爽快。這些文官。臭各體面。

雖好却也刁鑽。把一個免解就做了一件大分上。大意要這干捕盜身上賠贓。說給與執照。待拿着賊時追給。單雄信道。這也是果子話。但是這干捕盜除了叔寶。樊建威。唐萬仞。連巨真三個。想還家道稍可。其餘這干穿在身上。吃在肚中。那一個拿得出銀子的。伯當道。這個須我們爲他設處。程咬金道。這不須講得。原是我們拿去。原是我們補還。尤員外快家去。把原銀傾過。用費些可補上。拿了來救秦大哥。尤俊達也應聲要去。柴嗣昌道。這小弟說過。都在小弟身上。張公瑾道。豈有獨累兄一人之理。柴嗣昌道。不然。這也是秦大哥的銀子。伯當道。秦大哥幾時有銀子在你處。柴嗣昌道。就是秦叔寶先時在楂樹崗。救了岳父。小弟在報德祠相會時。曾有書達知岳父。及至岳父有書。差人送些銀子來時。叔寶已回。逡巡至今。小弟方帶得來。正擬拜壽後送去。還恐他是好漢子。爲人不求報的。不肯收這銀子。不若將來完了此事。自顯道與賈潤甫道。此事甚妙。童環金甲道。怪見前日程兄

有眼力攔住廝殺。終久替他了事。程咬金笑道：「正是大便宜了我兩個。這是。」

張公吃酒李公醉。

楚國亡猿林木災。

正說時，聽得外面响道：「是劉刺史來拜了。」眾人都迴避。獨柴嗣昌相見，送了三兩折程，三兩折席。吃茶時，劉刺史道：「所事我已着人吹風去先完了。仁兄謝禮，然後小弟纔立限收他銀子，免他解。給照與他。這分上若不是兄斷斷不聽。這五十餘人解向東京，都是一個死。莫想得回來。」柴嗣昌道：「小弟領仁兄情便了。」劉刺史道：「兄不是這樣說。務要他足數。不然是小弟謊兄了。且敝地寒苦，若舍了這椿分上，再没大分上。兄不可放鬆。說能作別上轎去了。」

仕途要術莫如慳。

誰向知交贈一銀。

交際總交窮百姓。

帶他膏血過關山。

眾人聽了這番說話，道：「方纔劉刺史教你不要放鬆，是甚事？」柴嗣昌笑道：「他是叫我索他們謝禮五百兩。這不要採他，只說我已得便完了。」李玄邃道：

這等。你。折。了。五。百。兩。了。柴。嗣。昌。教。家。人。帶。了。銀。子。
同。單。雄。信。李。玄。邃。王。伯。當。四。個。竟。到。秦。叔。寶。家。中。
樊。建。威。因。劉。刺。史。差。個。心。腹。吏。放。風。與。他。要。他。們。
賠。贖。且。要。出。五。百。兩。銀。子。送。柴。嗣。昌。極。少。也。要。三。
百。兩。慌。做。一。團。趕。來。與。叔。寶。計。議。却。值。柴。嗣。昌。三。
人。到。來。與。樊。建。威。見。了。禮。又。與。秦。叔。寶。交。相。謝。了。
李。玄。邃。却。遞。出。一。張。批。文。來。却。是

欽。差。濟。州。總。管。府。來。為。公。務。事。仰。本。職。督。領。
本。州。騎。兵。五。百。名。并。花。名。文。冊。前。至。

欽。差。河。道。大。總。管。麻。處。告。投。不。許。遲。延。生。事。

所。至。關。津。不。得。阻。擋。須。至。批。者。

右。仰。領。軍。校。尉。秦。瓊。准。此。

年。月。

日。行。

限。日。投。

李。玄。邃。道。來。總。管。一。面。整。點。人。馬。大。約。三。日。內。要。
兄。啓。行。了。叔。寶。看。了。也。不。介。意。只。有。樊。建。威。失。驚。
道。恭。喜。仁。兄。奉。差。卽。要。榮。行。脫。離。這。苦。門。了。只。是。
我。們。怎。賒。得。這。三。千。兩。銀。子。還。要。出。五。百。兩。分。上。

錢送柴兄。單雄信道樊建成也知道了。樊建成道：小弟衙門中多有相知。柴兄講時，就有人來通信了。後邊劉爺又差個吏來明說，甚是心焦。故此特來與叔寶兄計議。王伯當道：建成莫謊。柴大哥，惟不要你們分上錢。這三千銀子還是他出。樊建成道：果有此事。秦叔寶道：有此事也沒此理。我也不要柴兄出，也不要樊建成眾人出。儘着家當賠官罷。不敷我還有處借。柴嗣昌道：這宗銀子原也是足下的。柴嗣昌便取出唐公書，從人將兩個掛箱一個拜匣一個皮箱，拿將過來。柴嗣昌道：這是岳父手札，送到小弟處時，兄已回久。後來小弟值事，要面送不曾來得，蹉跎至今。叔寶啓書却是一個侍生李淵頓首拜名帖，又一個副啓，上寫道：關中之役，五內銘德。每恨圖報無由，接小塔書不勝欣快。謹具白金三千兩爲

將軍壽。萍水有期，還當面謝。

叔寶看了，作色道：柴仁兄，這令岳小視我了。丈夫作事，求報的麼？柴嗣昌陪着笑道：秦兄固不望報。

我岳父又可作昧德的麼。既來之則安之。單雄信道。叔寶兄。這原不是你要他的。路上難行。也沒個柴兒。復帶去理。如今將來完此事。却又保全這五十餘家身家。你並不得分毫受。而不受。你不要固執。樊建威道。叔寶兄放了現鍾去買銅。這便是我們五十三家性命在上邊了。柴兒慨然。你也慨然。叔寶還在遲疑。單雄信道。建威。叔寶他奉官差就要起身。這銀子你却收去完官。王伯當道。分上錢我這邊柴大哥也出虛領了。只是我們這居間加一管家。這加一不可少的。衆人一齊笑起來。叔寶道。只是我心終不安。自起身進裡邊。又拿出三百兩銀子來。對着樊建威道。我想劉刺史畢竟還要甚麼兌頭火耗。并甚路費貼墊。你一發拿這三百兩銀子去湊。不要累衆人。捕批我也不去銷了。正是。

千金等一毛。

高詭照千古。

樊建威道。我一人也拿不去。你且收着。待我叫了唐萬仞衆人來也。見你一團豪氣。叔寶收了。就留

他數人在家吃酒。正吃時，只見程咬金與尤俊達來辭。先時程咬金在路邀截柴嗣昌，與殺敗金童兩個。後來雖係俱是相與，心中也有些不安。到認了殺官劫掠時，明明供出个齣馬來了。咬金也便過了。尤俊達甚覺乏趣，勉強捱到拜壽，就要起身。程咬金道：「畢竟看得叔寶下落方去，不然豈有獨累他之理？」及至李崇兩人回覆，知道叔寶可保無事。尤俊達又恐前日晚間言語之際，走漏風息，被人緝捕，故此要先回。賈潤甫亦要脫干係，解解相留。故此兩人持來拜謝告別。叔寶又留了同坐作餞。樊建威在坐，兩邊都不題起。叔寶道：「本意還要留二兄盤桓數日，只爲後日要收拾起身，故不得淹留。臨行時，裡面去取出些禮來，却是秦母送與程母的。吃到大醉，程咬金同單雄信等回店。五更天自先起身去訖。」

滿地霜華映月明。

嗟伊遠近徧雞聲。

困鱗脫網遊偏疾。

病鳥驚絃翮更輕。

次日早，秦叔寶知劉刺史處，只要賠贖，料不要他。

他就挺身去謝來總管。辭他來總管道：「我當日一時不能執持，令你吃了許多凌辱。如今你且去。羅老將軍李玄邃分上，回時我還着實看你。你也是不久人下的人。」叔寶叩辭了出來，復大設宴請北來朋友。也是賈潤甫樊建威唐萬仞連巨真陪。這三人感謝柴嗣昌不盡。不知若不為秦叔寶柴嗣昌如何肯出這部酬方。叔寶又挽李玄邃作三封書一封託柴嗣昌回唐公。一封附尉遲南答羅行臺。有禮與他姑夫姑娘。又有書與羅家表弟一班。意氣朋友這一日傳孟牙盞說舊談心更比不勝。賜快。

孟移飛落月。

酒溢泛初霞。

談劇不知夜。

深林噪曉鴉。

吃到天明還沒有散。外邊人馬喧闐。是這五百人來叅謁。叔寶換了戎服。在廳上分付止叫隊什長進見。恰也是十個隊長五十個什長。斑斑爛爛的擺了一天井。都叩了頭。叔寶道：「來爺分付。只在明日。起行。你們已領行糧。可作速準備行李。明日。」

時在西門伺候。衆人應了一聲散去。單雄信對叔寶道：前日說的求榮不在朱門下，若如此也不妨。叔寶道：遇了李柴二仁兄，可謂因禍得福。李玄邃道：大丈夫事業正不可量。衆人都到寓所取禮來賀叔寶，也都送有贖禮。彼此俱不肯收。伯當道：叔寶連日忙，我們不要在此鬼混，也等他去收拾收拾行李也。與老奴講兩句話兒。明日叔寶兄出西門打從我寓所過，明日在彼相送罷。衆人一笑而散。果然叔寶在家收拾了行李，措置了些家事。叫樊建威衆人取了賄賍的這項銀子去。到不得次日巳時，隊什長都全裝攢帶來迎請他起身。叔寶拜別了母妻，燒了一陌紙，却是纏襖大帽，紅刺綉通袖金鬧裝帶，騎上黃膘馬。這五十人列着隊伍出西門來，與那青衣小帽在州中比較時，大似不同了。

集古

蕭蕭班馬鳴。

寶劍倚天橫。

丈夫誓許國。

勝作一書生。

出得西門。到弔橋邊。兩下都是從行軍士排圍。市盡頭一座迎恩寺。叔寶下了馬。進到寺裡。恐有不到的。取花名冊。一一點了。又捐已資隊長每員三錢。什長二錢。散兵一錢。犒賞也費五六十兩銀子。內中選二十名精壯的做家丁。隨身跟用。另有賞事完。先是他同袍旗牌都來餞送。遞了三盃酒。作別了。次後是單雄信。一千也遞了三盃酒。叔寶道。承諸公遠來。談候諸公行。纔去爲是。只奈因玄。遂兄提撥。得這一差。期限迫近。不能擔延。又對柴。又對柴嗣昌道。柴大哥。劉刺史。必再周旋。莫因弟去。還貽累樊建威兄弟。柴嗣昌道。小弟還要爲他取執照。不必兄長費心。對着尉遲兄弟說。家姑丈處。煩爲致意。公事所羈。不得躬謝。對伯當衆人道。難得衆兄弟聚在一處。正好盤桓。不料又有此別。對賈潤甫與樊建威家中老母。凡百周旋。與衆人作別。上了馬。三个大銃起行。

相逢一笑間。

不料還成別。

回首盼楓林。

盡洒離人血。

去後柴嗣昌在濟州結了賄賂的局一齊起身賈
潤甫處都有厚贈柴嗣昌自往汾陽李玄邃往東
都王伯當相陪尉遲兄弟張公瑾白顯道史大柰
走幽州單雄信金國俊童佩之回潞州都隨路分
散不題正是

男兒生世間。焉能日依依。
來作德星聚。去如行雲飛。

總評

玄邃對來總管以直以對快人自宜如此也柴

嗣昌對劉刺史婉以曲對套頭人宜如此也其
開劉刺史之官腔秦叔寶之俠氣樊建威之早
瑣王伯當之排調皆入與一生而

第三十四回

牛家集努力除奸

睢陽城直言觸忌

詩曰

區區名利豈關情。

出處須當致治平。

劍冷冰霜誅佞倖。

詞鏗金石計蒼生。

繩愆不覺威難犯。

解組須知官足輕。

可笑運途多抵牾。

丈夫應作鐵錚錚。

做官的。凡是些小前程。若是有志向的。就可做出
事業來。到處留恩。隨處為國。怕甚強梁。怕甚權勢。

一拳一脚一言一語都是造福。到其間一身一官都不在心上。人都笑是龔夫拙宦。不知正是豪傑作事本色。叔寶離却濟州。差人打聽開河都護麻叔謀。他已過寧陵。將及睢陽地方了。分付速向睢陽投批。行了數日。只見道兒上一个人。將巾皂袍似一个武官打扮。帶住馬。讓叔寶兵過。叔寶看來有些面善。想起是舊時村學同窗狄去邪。叔寶着人請來相見。兩人見了。去邪問叔寶去向。叔寶道：「奉差督河工。叔寶也問去邪踪跡。去邪道：「小弟也充開河督護。下指使官。因雍丘開河時。掘到甚麼處土墓。開出一个穴道。向下望有燈影。小弟奉差下去看。把索子繫在腰間。墜下。却有一條徑路。隨路進去。約有百餘步。見一怪物鎖在一石室中。細看却是牛般一个大鼠。轉過一門。只見一所宮殿。闖進去。見一个着朱衣帶雲冠的仙長。我也只得拜見。站在傍邊。却有幾個將士把前見大鼠抓來。却叫着當今天子的小名。道是阿廢。這仙長大喝道：「吾令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

天道。那鼠也不答應。仙長大惱。叫將吏。將他腦上打上一棒。打得他雷般大叫。又見一童子。將着道天符。說阿麼數本一紀。尚未談絕。這仙長教放了這鼠。隨分付我道。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我臺城。來歲奉贈二金刀。又着人送我出洞。却是嵩陽少室山下。我行。了數日。回報本官。這事實是我身親經歷的。都是人不肯信的本官道。我妖言惑眾。把我罷斥。我如今乘機就去尋一個所在隱遁。不料兄又到他跟前。此人貪婪。是難服事。兄可留心。兩人相別了。

主昏征役繁。

世亂怪異見。

智士燭幾先。

長嘯臥絕巘。

叔寶也是个正直不信神鬼的人。聽了也做一場。謊話不信。却是未到得睢陽兩三日。頭或是大小村坊。或是遠遠茅房草舍。常有哭聲。叔寶道。想是這廂近河道。人都被拿去做工。荒功費業。家裡一定弄得這等有衣缺食。這等苦惱。及至細聽他哭聲。又都是哭兒哭女的。便想道。定是天行疹子。

小兒們死得多。所以哭得多。只是那哭聲中。却又咒詛着人道。賊王八。怎把咱家好端端兒子偷了去。也又有的道。我的兒。不知你怎生被賊人抓了去。被賊人怎生擺佈了。也干兒萬兒的哭。也干賊萬賊的罵。叔寶聽了道。怪事。這却又不是死了兒子的哭了。思忖一回。或者時年荒歉。有拐騙孩子的。却也不能這等多。一定有甚原由。

野哭村村急。

悲聲處處聞。

哀蛩相關處。

行客淚紛紛。

來到一個牛家集上。軍士也有先行的。也有落後的。叔寶自與這二十個家丁在集上打中火。一時小米飯。還不曾炊熟。叔寶心下有這事不明白。故意走出店面來。照看只見離着五七家門面。有兩個少年。叢住在那廂。說一個老者。拄着拐杖。側着耳聽。叔寶便捱將近去。一個道。便是前日張家這娃子。抓了去。一個道。昨日王嫂子家。孩兒也被偷了去。他老子撥去開河。家來怎了。一個道。罕稀他家的娃子哩。趙家夫妻。單生這個兒。却是生金

子般昨夜也失了。那老子點頭歎息的道。好狠子。這村坊上也去了二三十個好孩子了。叔寶就向那老人問道。老丈敢這村坊被往來督工軍士。拐騙了幾個小兒去麼。老者道。拐騙去的。倒也還得一個命。却拿去便殺了。却也不關軍士事。自有這一千賊。叔寶道。便是這兩年年程也好。這地方吃人。那老者道。客官有所不知。只爲開河這總管好的。是小兒將來殺害加上五味爛蒸了吃。所以有這千賊人。把人家小子偷去蒸熟去獻。便賞得幾兩銀子。賊也不止一個。被盜的也不止我一村。

總因財利。羶人意。

變得貪心。盡虎狼。

叔寶道。怎一個做官的做這樣事。怕也不真麼。老者道。誰說你來。怕不一路來聽得哭聲。如今弄得各村人。夢也做不得。一個安穩的。有兒女人家。要不時照管。不敢放出在道兒上行走。夜間或是停着燈火看守。還有做着木欄櫃子。將來關鎖裡邊。客官不信。來瞧一瞧。領到一處小人家裡邊。果是一個木櫃。上邊是人鋪鋪睡覺防守的。叔寶道。怎

不設計拿他。老者道：客官只有千日做賊，那有千日防賊。叔寶點頭稱是。自回店中吃飯，就分付衆家丁道：今日身子不快，便在此地歇了。明日趨行罷。先在客房中打開鋪程，酣睡一覺，想要捉這三千賊人爲地方除害。捱到晚，吃了晚飯，村集沒有更鼓，淡月微明，約莫更盡，叔寶悄悄走出店門一看，街面上沒個人影。走到市東頭，觀望一片瞭地，沒甚形影。轉來時，忽聽得一家子怪叫起來，却是兩夫妻夢裡不見了兒子，夢中發喊，倒把兒子驚得怪哭，知道不曾着手，彼此啐了一番，自安息了。叔寶又蹴過西來，遠遠望着似有兩個人影，望集上來。叔寶忙向店中閃入，門扇縫中張去，停一會果是兩個人過來。叔寶待他過去，仍舊出來，遠看似兩點蠅子一般，飛在這廂，伏一伏，又向那廂聽一聽。良久把一家子茹枯梗門扇撥開，一個進去了。一會子外邊這人先跑，剛到叔寶跟前，叔寶喝一聲：那裡走！照春梁一拳，打個不隄備，跌了一個倒栽葱，把一個小孩子也丟在路邊啼哭。

雙眸怪眼氣如虹。

滅賊方舒第一功。

可是天心誅積惡。

故教僵臥月明中。

叔寶也不顧他。竟趕到那失盜人家來時。這賊也出門了。因聽見叔寶這一喝。正在那廂觀望。不料叔寶又趕到。待要走時。早已被叔寶一脚飛起。一個狗吃屎。踢倒在門邊。裡邊男女聽得門外响時。牀裡已沒了兒女。哭的叫的披衣起來。叔寶已把這人挾了。拿到自己客店前來。先打倒這人。正在地下掙坐起來。不料店中家丁。因聽喝聲。知是叔

寶聲口也趕出來。看見這人。一把抓住。故此也不得走。此時地下的小兒啼哭。失盜的男女叫喊。集中也在睡夢中驚起幾個人來。那尋得子的人罷了。倒是這干旁觀的人。將這兩個亂打叔寶道。列位不要動手。拿繩子來拴了。只要拷問他從前盜去男女在那廂。還有多少黨與。他是那一方人氏。甚名字。追捕可絕民患。亂打死了。却誰承當。果是家丁。將繩來細了。審他口詞。一个是張婁子。一个陶京兒。都是寧陵縣上馬村人。還有一个賊首。

叫陶柳兒盜去莢子。委是殺來蒸熟送與麻都護受用。叔寶審了口詞。天已將明。各村人聽得。拿了偷小兒的都來看。男人都被叔寶喝住。只有這些被害女人。搥的咬的。拿柴打的。決攔不住。叔寶此時放又放不得。着地方送官。又怕私自打死。連累叔寶。因此叔寶想一想道。列位麻都護是員大臣。斷不作此歹事。他如今將到睢陽。不若我將這二人送與麻爺。他指官殺人。麻爺斷斷不留他性命。若果然有此事。他見外邊擾攘。心下不安。不敢做了。衆人道。將軍講得有理。只不要路上賣放。來我們集上做賊。叔寶道。我若放他。我不拿他了。昨日老者見了道。就是昨日這位客官。替集上除了一害。要掠些盤費相謝。叔寶不肯。自押了這兩個賊人。急急趕上大隊士卒。

施恩豈圖報。

殄惡不言功。

趕到睢陽時。麻叔謀與令狐達。纔到在行臺坐下。要相視河道開鑿。叔寶點齊了人馬。進見投批。麻叔謀見了叔寶。一表人才。長軀偉貌。好生歡喜。就

着他充壕寨副使。監督睢陽開河事務。叔寶謝了。想。一。想。道。狄。去。邪。曾。說。此。人。貪。婪。難。于。服。事。只。一。見。便。與。我。職。事。也。像。個。認。得。人。的。只。是。拿。着。兩。個。賊。人。稟。知。他。恐。他。見。怪。不。稟。放。了。他。去。又。恐。仍。舊。爲。害。也。罷。寧。可。招。他。一。人。怪。不。可。使。這。干。小。兒。合。冤。却。又。走。過。去。跪。下。道。齊。州。領。兵。較。尉。有。事。稟。上。老。爺。麻。叔。謀。不。知。稟。甚。事。却。也。和。着。顏。色。只。見。叔。寶。稟。道。卑。職。奉。差。在。牛。家。集。經。過。有。兩。個。賊。人。指。稱。老。爺。取。用。小。兒。公。行。偷。盜。一。個。叫。張。要。子。一。個。叫。陶。京。兒。被。卑。職。擒。拿。解。在。外。面。候。爺。發。落。麻。叔。謀。聽。了。不。覺。拂。然。道。是。那。個。拿。的。叔。寶。道。是。卑。職。叔。謀。道。竊。盜。地。方。捕。官。之。事。與。我。衙。門。何。干。你。又。過。往。領。兵。官。不。該。管。這。等。的。事。令。狐。達。道。若。是。指。官。壞。事。也。該。究。問。一。究。問。叔。謀。道。只。我。們。開。河。事。理。管。不。來。管。這。小。事。只。甚。令。狐。達。道。既。拿。來。也。發。有。司。一。問。麻。叔。謀。道。發。有。司。與。他。詐。了。錢。放。不。如。我。這。裡。放。分。付。不。必。解。進。竟。釋。放。去。把。叔。寶。一。團。高。興。丟。在。水。窖。裡。去。了。

開押逃猱獸。

張羅枉用心。

外邊跟隨叔寶的家丁。說拿了兩個賊人。畢竟有得獎賞。不期竟自放了。都爲叔寶不快。不知叔寶却又惹了叔謀之忌。叔謀原先奉旨。只爲耿純臣奏睢陽有王氣。故此欲乘治河開鑿他。不意到得睢陽。把一座宋司馬華元墓開掘去了。將次近城。城中大戶。央求督理河工壕寨使陳伯恭。叫他去探叔謀口氣。回護城池。不期叔謀大怒。幾乎要將伯恭斬首。決意定了河道。穿城直過。這番滿城大戶慌張。要顧城外的坟墓。城裡的屋舍。共計一百八十家大戶。湊有黃金三千兩。要買求叔謀。沒個門路。却值陶京兒得釋放。却在外調喉道。我是老爺最親信的人。這沒生官兒。却來拿我。你看官肯難爲我麼。連他這個螞蟻前程。少不得斷送在我們手裡。衆人聽他說得大來頭。是麻總管親信。就有幾個暗暗與他講。要說這回護城池一節。陶京兒道。我還有一個弟兄更親近。我指引你去見他。却與他做線。引見叔謀。最得意管家黃金窟。衆人

許謝他兩個白金一千兩。黃金窟滿口應承道。都拿來。明日就有曉報。衆人果然將這三千兩金子。一千兩銀子。都交與黃金窟。黃金窟曉得叔謀極是見錢歡。見錢便是蒼蠅見血不肯放。他却乘他日間在房中睡覺時。悄悄將一個茶獻黃米三千石。手本把金子都擺在房中桌上。一片輝煌待他問及進言。站在側邊得許久。正是申時左側。只見叔謀從牀中跳起來。道你這廝。這等欺心。怎落我金子。又推我一跌。把眼連擦幾擦。見了桌上金子。大笑道。我說宋襄公斷不敢謊我。斷落不去的。黃金窟看了。也笑道。老爺是那個宋襄公。送爺金子。叔謀道。是一個穿絳綃衣帶進賢冠的。他求我護城。我不肯。又央出一個暴眼大肚皮鬍子帶進賢冠穿紫的。叫做甚大司馬華元來說。這廝又使勢。要把我細縛。鎔銅汁灌我口內。驚我。我必不肯。他兩個只得應承送我黃金三千。要我方便。我正不見金子。怕人刺落。與守門的相爭。被他推了一跌。不期金子已擺在此了。待我點一點。不要被短

少黃金窟又笑道。爺想做夢了。這金子是睢陽百姓。央我送來與爺求方便的。有甚宋襄公。叔謀道。豈有此理。明明我與宋襄公。華司馬說話。怎是夢。黃金窟道。爺再想一想。還是你去見宋襄公。宋襄公來見你。如今人在那裡。相見在那家。叔謀又想一想道。莫不是夢。明明聽得說。上帝賜金三千兩。取之民間。這金子豈不是我的。黃金窟道。說取之民間。這宗金子原該爺受的。但實是百姓要保全城中廬舍。送來爺不可說這夢話。叔謀笑道。我只要有金子。上帝也得。民間也得。就依他保全城郭。便了。把手本收了。分付明日出堂。即便改定道路。

圖得橐中三千。

那顧語言三四。

次日陞堂。叫壕寨使。此時陳伯恭正在督功。只有叔寶在彼伺候。過來叅謁。叔謀道。河道掘離城。尚有多遠。叔寶道。尚有十里之遙。縣官現在出牌。着令城中百姓搬移。折毀房屋。興工。叔謀道。我想前日陳伯恭說回護城池。大是有理。這等堅固城池。繁盛烟火。怎忍將他拆去。又使百姓這等遷移。不

若只在城外取道。莫驚動城池罷。就差你去相視。秦叔寶道。前日爺臺已画定圖式。分付說奉旨要開鑿此城。洩去王氣。恐難改移。叔謀道。你這迂人。奉旨開鑿王氣。只要在此一方。何必城中凡事擇便而行。說甚画定圖式。快去相視回我。

由來胥吏急苞苴。

那惜煌煌是簡書。

最是君言猶弁髦。

小民生計更何如。

叔寶領了這差。是个好差。經過鄉村人戶。或是要免掘他坟墓田園。或是要求保全他房產的。都十

兩五兩。二十三十。央人來說。叔寶一概不受。止酌定一个更改的河道。回覆叔謀。恰是這日副總管令狐達聞知要改河道。來見叔謀。彼此議論爭執。不合。只見叔寶跪下稟道。卑職蒙差相視河道。若由城外取道。迂迴較城中差二十餘里。叔謀正沒發惱處。道我只差你相視城外河道。你管甚差二十里三十里。叔寶道路遠。所用人工要多。錢糧要增。限期要寬。卑職也要稟明。叔謀越發惱道。人工不用你家人工。錢糧不用你家錢糧。你多大官在。

此胡講。這話分明是侵人。狐達令狐達道。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小是朝廷官。管得朝廷事。也都該從長酌議。况此城開掘。奉有聖旨的。叔謀送實兄。只說聖旨。這迴護城池。宋襄公。奉有天旨。前日夢中我爲執法。幾乎被率司馬銅汁灌殺。那時叫不你兩人。應令狐達大笑道。那裡來這等鬼話。叔謀又向叔寶道。是你這樣一個朝廷官。也要來管朝廷事。你只得了城外這于百姓銀子。故此來胡講。我只不用你看你還管得麼。令狐達爭不

過叔謀憤憤不平。只得 衙宇寫本題奏去了。

叔寶出得衙門來。叔謀裡面已掛出一面白牌道。壕寨副使秦瓊。生事擾民。阻撓公務。着革職回籍。

這好是

頃刻搏風生羽翰。 須臾災浪委泥沙。

瑩瑩易歇草頭露。 灼灼難留春樹花。

叔寶看了道。狄去邪原道。這人難服事。果然即便收拾行李還家。却不知這正是天救全叔寶處。莫

說當日工程嚴急。人半死。後來隋主南幸。因河道有淺處。做造一丈二尺鉄脚木。試水深淺。共有一百二十餘處。查將淺處兩岸人丁。督催官騎。盡埋堤下。道叫他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這時叔寶督工料也。難免。况隋主又爲不鑿睢陽城。根究叔謀併他惡跡。腰斬在柳堤下。若當日叔寶是相視河道的人。如何得脫。這又是

得馬河足喜。

失馬何必憂。

老天愛英雄。

顛倒有奇謀。

總評

此節原有開河記。近復暢言於艷史。若不言則逗遛再言。又重複。此却把狄去鄂一節。敘入去邪與叔寶言談陶柳兒一節。敷衍作事。宋襄公一段。叔謀衆人語言中。點出或虛或實。或簡或繁。可謂極文人之思。極文人之致。

第三十五回

徐世勣。孟酒論英雄。秦叔寶。邂逅得異士。

詩曰

子文三黜。

伊尹五就。

俗眼于賢。

類多。齊。齊。

為雲為泥。

賢則何有。

樂哉林泉。

幽矣岩岫。

素書短琴。

佐以醇酒。

世自我棄。

匪我袖手。

曷爲營營。

風塵奔走。

賢才抱一才。挾一藝也。都思量做一番事業。但生不逢辰。觸處多碍。所遇都是一班肉眼。把作尋常看待。還要忌他。他如何肯把他那一副担。弘鉅的勁骨。向人屈折。空海宇的眼孔。看人面色。汝汝富貴。不若筭筭貧賤。竹籬茅舍。儘可栖遲。秋月春花。儘堪消遣。那班不勢利。沒機心的田夫野老。牧豎樵童。儘堪結侶。就是滅夏興商的伊尹。佐武伐紂的太公。是肯守這一柄犁鋤。一竿釣竹的麼。知已不逢。只索向此結緣罷了。正是

未教簪笏伸英氣。

且向烟霞寄壯心。

叔寶因遭麻叔謀罷斥。正收拾起身。只見令狐達差人來。要他麾下效用。秦叔寶笑道。我此行不過是李玄邃爲我謀避禍而來。這監督河工料也做不出事業來。況且那些無賴的。在這工上。希圖放賣些役夫。扣剋些須工食。或是很打狠罵。逼索些常例。到後來隨班敘功。得些賞賚。我志不在此。在此何爲。便向差官道。卑職家有八旬老母。奈奉官

差不得已而來。今幸放回。歸心如箭。不得服事。令狐爺了。打發了差官。又想來總管平日待我甚好。且說李玄邃。羅老將軍分上。不曾看我。我回日。另要看取。若回他麾下。也畢竟還用我。但我高高興興出來。今又轉去。這叫做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了。看如今工役不休。巡遊不息。百姓怨憤。不出十年。天下定然大亂。這時怕不是我輩出來掃除。平定功名爵祿。只爭遲早。何必着急。况家有老母正堪。叔水承歡。着甚要緊。戀這些微名。

虧了子職。

未泐君恩重。

寧將子職虧。

綵衣娛膝下。

蓬華樂無涯。

又想若到城中來。總管必竟要來取用我。如劉刺史這等歪纏。也有之。不若還在山林寄跡。因此就將行囊中所帶百餘金。在濟州城下村落去處。覓一所房屋。

前帶寒流後倚林。

桑榆冉冉綠成陰。

半籬翠色編朝槿。

一榻聲音噪暮禽。

窗外烟光連戲綵。樹頭風韻雜鳴琴。
婆婆未滅英雄氣。捉筆閑成梁父吟。

草草三間茅屋。裡邊有幾間內房。堂側深竹裡是
幾間書房。週圍短牆。環以桑榆。疎籬籬外是數十
畝麥田。棗地。叔寶自入城中。見了母親。說起與世
不合。不欲求名之意。秦母因見他爲求名。常是出
差。這等奔走。也就決意叫他安居。叔寶就將城中
宅子。贈與樊建威。酬他看顧家下之意。自與母親
妻子。移出到村居。樊建威與賈潤甫也還勸他再
進總管府。叔寶微笑道。光景也只如此。倒是偷得
一兩刻閒。是好處。後來來總管知得。仍來叫他復
役。秦叔寶只推母老。自己已有病。不肯着役。來總管
因見四方無事。也不苦苦強他。又值隋主行幸江
都。把來總管陞做右翊衛大將軍。護駕來總管去
了。越没人來逼迫他出仕。自此之後。

盟結在林巒。迹混及樵牧。

送雲過深山。聽泉入窮谷。

桑麻閒與講。耘耨戲相逐。

春意試栽花。

秋聲停落木。

所喜俗塵遠。

安計世眼肉。

翹首問伊呂。

奇踪可追逐。

此一應朋友。來的也不拒。却爲親老。自己不敢出。外交遊。每日大半尋山問水。種竹澆花。酒送黃昏。遊消白晝。一切英豪壯氣。盡皆收斂。就是樊建威。賈潤甫。都道可惜。這個英雄。只爲連遭挫折。就便意氣消磨。放情山水。不知道他已看得破。識得定。曉得日後少。他不得不肯把這雄風。銳氣。輕易用去。故爾如此。

日落淮城把釣竿。

晚風習習葛衣單。

丈夫未展絲綸手。

一任旁人帶笑看。

荏苒年餘。一日在自己籬門外。大榆樹下納涼。只見一個少年。生得形容瑰偉。意氣軒昂。牽着一匹馬。自己帶着一頂遮陽笠。向叔寶問道。此處有一座秦家庄麼。叔寶道。兄長何人。因何事要到秦家庄去。這少年道。在下是爲潞州單二哥。稍書與濟州秦叔寶大哥的。因在城中揆尋。都道移居在此。

故來此處相訪。叔寶道：「兄若訪秦叔寶，只小弟便是。」便叫家僮牽了馬，同到庄裡。這少年去了遮陽笠，整頓衣衫。叔寶也進裡邊，着了道袍出來相見。送了書，乃是單雄信聞道河工已完，隋主久在江都，知得叔寶必回，故此作書問候。書後說此人姓徐名世勳，字懋功，是離狐人氏，近與單雄信爲八拜之交。因他到淮上訪親，託他稍此書。叔寶看了，書道：「兄既是單二哥契交，就是小弟契交了。」分付擺香燭，兩人也拜了，結爲兄弟，誓同生死，留在庄上置酒款待。

丈夫肝胆懸如日。

邂逅相逢自相悉。

笑是當今輕薄徒。

白首交情不堪結。

兩個酒酣，叔寶則慮徐懋功少年交遊不多，識見不廣，因問道：「懋功兄，你自單雄信二哥外，也曾更見甚豪傑來？」懋功道：「小弟雖年紀小，但曠觀事勢，熟察人情，主上推兩父兄，大綱不正，即使修德行仁，還是個逆取順守。如今好大喜功，既建東京宮闕，又開河道，土木之工自長安直至餘杭，那一處

不騷擾遍了。兄你只看這些窮民數千百里來做。工動經年月回去故園已荒。就要去資費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爲盜賊。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東都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東都。還又巡行河北。車駕不停。轉輸供應天下。何堪那千奸臣。又哄弄他開邊。招納西夷。疲中國事。夷狄不出數年。天下定然大亂。故此小弟也有意結納英豪。尋訪真主。只是目中所見如單二哥。王伯當。都是將帥之才。若說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恐還未能其餘不少。井底之蛙。未免不識真主。妄思割據。雖然乘亂也。能有爲首領。還愁不保。但恨真主。目中還未見聞。叔寶道。兄曾見李玄邃麼。懋功道也。見來。他門地既高。識器亦偉。又能禮賢下士。自是當今豪傑。總依小弟識見起來。草創之君。不難虛心。下賢要明。於用賢不貴。自己。有謀貴於用人之謀。今玄邃自己。有才。還恐他自矜其才好。是下賢。還恐他誤任。不賢。若說真主。慮其未稱。兄有所見麼。叔寶道。如兄所云將帥之才。弟所友有東阿程知節。惟籌決

勝之人。弟所見有三原李藥師。藥師曾云。王氣在太原。還當在太原圖之。若我與兄何如。懋功笑道。亦一時之傑。但戰勝攻取。我不如兄。決機應變。兄不如我。然俱堪爲興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擇真主而歸之。無爲禍首可也。

殘燈盃酒意相親。

度德應爲命世臣。

莫教弄到烏江口。

方信英雄自有真。

叔寶道。天下人才甚多。據兄所見。止于此乎。懋功道。天下人才雖多。你我耳目有限。再當求之耳。若

說將帥之才。就兄附近。狹稚之中。却有一人。兄曾識之否。叔寶道。這到不識。懋功道。小弟來訪兄時。在前村經過。見兩牛相鬥。橫截道中。小弟只得勒馬道傍待他。却見一个小廝。年紀不過十餘歲。趕上前來。道畜生莫鬪家去罷。這牛兩角相觸。不肯休息。他大喝一聲。道開一手揪住一隻牛角。兩下的牛爲他分開。尺餘之地。將及半個時辰。這牛不能相鬪。各自退去。這小廝跳上牛背。吹着橫笛。便走。小弟正要問他姓名。恰有一个小廝道。羅家哥。

哥怎把我家牛角檟壞了。小弟以此知他姓羅。若在此處牧放。居止要應不遠。他有這樣膂力。若有人提攜他。叫他習學武藝。怕不似孟賁一流。兄可去物色他則个。

何地無奇才。

苦是不能識。

趕趕稱干城。

却從鬼窟得。

兩人意氣相投。抵掌而談者三日。懋功決意要去。叔寶只得厚贈資費。盃酒話別。兩個相期不拘何人。擇有真主。彼此相薦。共立功名。叔寶執手依依。相送一程而別。獨自回來。行不多路。只聽得林子裡發一聲喊。跑出一陣小廝來。也有十七八歲的。也有十五六歲的。十二三歲的。十一二歲的。約有三四十個。後面又趕出一個小廝。年紀只有十來歲。下身穿一條破布褲。赤着上身。捏着兩個拳頭。圓睜一雙怪眼。來打這干小廝。這干小廝見他來。一齊把石塊打去。可是奇怪。只見他渾身虬筋。挺露石塊打着。都倒激了。轉來叔寶暗暗點頭道。這便是徐懋功所說的了。兩邊正趕打時。一個小廝

被趕得慌。一交絆倒。在叔寶面前。叔寶輕輕扶起。道。小哥。這是誰家小廝。這等樣張致。這小哥哭着道。這是張太公家看牛的。他每日家來看牛。定要粧甚官兒。要咱去跟他。他自去草上睡覺。又要咱們替他放牛。若不依他。就要打去。跟他不當他的意見。又要打咱們。打又打他不過。又不下氣伏事。他咱們糾下許多大小牧童。與他打。却也是平日。好怕了。便是大他六七歲也。近不得他。像他這等。全有這罷了。

任是豺狼滿道。

難當猛虎咆哮。

叔寶想懋功。說是羅家。這又是張家。小廝便不是也。不是個庸人了。那步上前。把這小廝手來拉住。道。小哥。且莫發惱。這小廝睜着眼道。干你鳥事來。你是那家老子。哥子。想要來替咱廝打麼。叔寶道。不是與你廝打。要與你講句話兒。小廝道。要講話。待咱打了這。干小黃黃兒來。待洒手去。却洒不脫。正扯拽時。只見衆小兒拍手道。來了。來了。却走出個老子來。向前把這小廝總角揪住。叔寶看時。却

是前村張社長口裡喃喃的罵道。叫你看牛不看牛。只與人廝打。好端端坐家裡。又惹幾個小廝到家中嚷亂。你打死了人。叫我怎生支解。叔寶忙勸道。太公息怒。他是令孫麼。太公道。咱家有這孫子。來是我一個老鄰舍羅大德。他死了妻子。剩下這小廝。自己又被僉去開河。央及我管顧他。在咱家吃這碗飯。就與咱家看牛。不料他老子死在河工上。却留這劣種害人。叔寶道。這等不若太公將來把與小子。他少宅上催工錢。小子一一代還。太公道。他也不少咱工錢。你要領任憑領去。只是講過已後。做出事來。不要干連着我。叔寶道。這斷不干連你。却是這小廝到心下不肯。向着太公道。咱老子原把我交與你老人家。怎又叫咱隨着別人來。這太公便發惱道。咱招不得你。咱沒這大肚子袋。氣一徑的去了。誰知

斷腿自是能千里。

說與庸人那得知。

叔寶道。小哥莫要不快。我叫秦叔寶家中別無兄弟。止有老母妻房。意欲與你八拜爲交。結做異姓

弟兄。你便同我家去罷。這小廝方纔歡喜道。你就是秦叔寶哥哥麼。我叫羅士信。我平日也聞得村中有哥哥。原做旗牌。弄官來的。說你有偌大氣力。使得條好鎗。又使得好簡。哥。可。伶。見。兄。弟。父。母。雙。亾。隻。身。獨。自。看。顧。指。引。我。小。兄。弟。莫。說。做。兄。弟。便。執。鞭。墜。鎗。咱。也。甘。心。便。向。地。下。拜。倒。來。

馬逢伯樂方知價。

人遇知音自吐心。

叔寶一把扶住道。莫拜。莫拜。且到家中。先見了我母親。然後我與你拜。果然。士信隨了叔寶回家。叔寶先對母親說了。又在裡邊尋了自已一件短襖。子。與。他。着。了。與。秦。母。相。見。羅。士。信。見。了。道。我。小。時。沒。了。母。親。見。這。姥。姥。真。與。我。母。親。一。般。插。燭。也。似。拜。了。八。拜。開。口。也。叫。母。親。次。後。與。秦。叔。寶。對。拜。了。四。拜。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兄。弟。末。後。拜。了。張。氏。稱。嫂。嫂。張。氏。也。待。如。親。叔。一。般。可。是。

情攜骨肉成吳越。

誰合天涯是弟兄。

叔寶爲他渾身上下都製了斬新的衣服。把他裝束。做。了。一。個。齊。整。小。哥。了。閑。時。與。他。試。力。果。有。千。

劬之力。與他講說鎗法。盡心教道。又叫他百步穿楊之技。只有雙簡叔寶要教他。他道貪多嚼不細。我且精這一路鎗。再處大凡人之精神血氣。沒有用處。便好的是生事。打開發洩。他有了用處。他心志都用在這裡。自然這些強硬之氣。都消了。人不遇制服得的人。也便要狂逞。一撞了作家。正如鐵遇了爐。糊猴遇了花子。自然伏他。憑他使喚。所以

一個頑劣的羅士信。却變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在秦母張氏面前。極其謙謹。對着叔寶十分虛心。下氣把這鎗法。學得精熟。叔寶又是豪傑。遇豪傑。自爾魚水相投。賽過嫡親兄弟。兩個只是

閒來柳下調弓矢。悶向庄前試綠沉。
數載養成匡國手。任教強敵盡成擒。

一日兩個比試。叔寶道。以我兩人胆力。我以雙簡。賢弟以鉄纏稍佐之。入百萬軍中。應如平地土信。也道。兄弟蒙哥哥訓教。若說要統領百萬軍兵。掃平天下。這或不能。若與兄協力披堅陷陣。捉將擒王。當如反掌。只不知何時用着我們。叔寶道。時亦

不遠靜以待之。兩人只是溫習武藝。待時而動。摠
之天要使天下轉亂爲治。自生出一千英雄。又使
他類聚做一處。使他投合聲氣。習熟武藝。一朝應
運而興了。然使隋主不把土木疲民。又生出征伐
之事。擾民爲臣的能收羅賢才。這班豪傑不至老
死牖下。畢竟也爲隋家出力。奈何土木之工未了。
又有伐高麗之兵。

狂風爲虎生。

密雲囚龍起。

將將有真人。

英雄皆作使。

按史。歷城羅士信。與叔寶同鄉。年十四。與叔寶
同事。張須陀同建奇功。後士信歸唐爲總管。死
節亦一奇士也。原本無之。故爲補出。

徐世勣亦年十六七作賊。原本以爲與魏玄成
俱在隋爲官。因隨主弑逆棄職。似非少年矣。且
于念九回中插入。做水滸公孫勝打鼉天王管
門人。光景相合。厭其套也。去之于此插入。其摹
寫他議論評品處。因世勣才原在叔寶諸人上。

亦肖口吻也。回中議論點染。非尋常可及。

